

焦山访古

# 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旗手—— 智光大师(上)

文/张大华

智光(1889—1963)法师是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旗手,华严宗著名高僧,焦山佛学院创始人。他生于清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江苏省泰县人。俗家姓孙,早年法名弥性、号以心,别号仁先,受焦山记别后,法名文觉,号智光。

智光法师13岁出家后一路矢志求学。1905年,17岁的智光法师在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后,即入全国第一所僧侣学堂——扬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学习,在这里与仁山同学。1908年,进入有杨仁山居士创办的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术教育机构——南京金陵刻经处“祇洹精舍”,接受现代知识和佛学知识教育,并与后来成为中国佛教革新旗帜的太虚大师成为同学。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办。这时江苏省僧教育会开办了“江苏僧师范学堂”,设在南京三藏殿,智光、仁山、开悟、惠敏等就一起转到僧师范学堂学习。僧师范学堂颇具规模,有学僧百人,分戒、定、慧三班,办得很有成绩。

这三所僧学堂,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最早的僧学堂,经过国内知识精英、佛教大师的亲身教育,年青的智光法师眼界大开。

1912年,民国元年元旦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受民主共和思想的洗礼,太虚、仁山、智光等一批年轻的法师,在首都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现代社团组织“佛教协进会”。并与二十几位同学一起,来到仁山法师剃度出家的镇江金山寺,召开成立大会。在金山寺期间,仁山法师与金山寺的僧人发生冲突,仁山被打伤,金山寺的一些主事僧人被逮捕入狱,酿成了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“仁山大闹金山寺事件”。在这一系列事件中,时年23岁的智光法师是全程参与的当事人之一。

不久,智光法师回到泰县宏开寺,担任有泰县佛教界联合开办的“儒释初高小学”校长。儒释小学设在泰县北门外广惠庵中,有学僧50余人,分为初级、高级两班,初级课程有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唱歌、画图、手工、体操,高级班加上英文、理科等,另外各有佛学课程。后来成为著名僧人的霁亭、南亭是当时的学生。

1914年,月霞大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,智光法师第四度入学读书。从此一路追随月霞大师专攻华严宗,直到1917年月霞大师在杭州圆寂。在此期间,智光法师著有《华严大纲》一书。

1918年春,焦山定慧寺住持



德峻老和尚,请名德遐山老法师讲《楞严经》,智光法师闻讯到焦山听讲。德峻、遐山老和尚听到名闻大江南北的智光法师来听讲后,当即邀请他做辅助工作。这是智光法师第一次与焦山定慧寺结缘。

1920年,常州天宁寺方丈冶开聘请智光法师为知客,负责组织六十年一次的传戒活动。这次传戒求戒者近3000人,智光法师处理繁杂法务,秩序井然,显示出超群的组织能力。

1921年,智光法师辞去天宁寺职事,到泰县北山寺掩关,专门研究《华严宗》教义。

1923年,已经是华严宗名僧的智光法师,受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德峻老和尚邀请,到定慧寺任监院,并受定慧寺记别,改法名文觉,号智光,从此与焦山结下一生因缘。这一年他35岁。

历史上的定慧寺是禅寺,常住僧众300余人。进入民国后,以佛学教育著名,它与金山寺的参禅悟道、隆昌寺的受戒,形成闻名全国的戒、定、慧三学。焦山原来传承曹洞宗,清代后期兼行净土宗,寺院经常邀请名德来山宣讲经论,并三年传戒一次,所以这里是禅宗、净土宗、律宗三个宗派并行。焦山传戒,每期戒子三五百人不等。智光法师任监院后,为增进戒子对佛法的认识,在寺内成立“学戒堂”,以海云堂为教室,于戒期圆满后,为新戒佛子讲授基本佛法。这所“学戒堂”,就是他后来所创办的“焦山佛学院”的前身。



## 爱读童话没什么不好

文/徐长顺

一个人喜欢童话,不是一件坏事,尤其是学生。

一位学生家长问我:“孩子天天看童话,怎么办?”这位家长以为孩子爱看童话长不大。

那一天,我和家长聊了很多,告诉他们孩子为什么喜欢看童话,分析了孩子看童话的好处。

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好处,书店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童话书。

也许家长说得是对的,看童话的孩子心智还不够成熟。但童话是美的,孩子的心沉浸在美的世界里,会发现生活里没有的诗意。

我希望孩子对着童话笑一笑,对着自己笑一笑,对着周围的世界笑一笑。

明天是美好的,作为一个学生来说,过好现在的每一天,写好今天想写的童话,让自己的天空蓝蓝的,是最重要的。

我是写童话的。我希望有许多小孩读我的书长大,喜欢我的书。

读吧,如果孩子喜欢读童话!

真实的生活不是那么完美,和童话世界不完全一样。但是读童话,可以培养孩子想象能力——想象美好,想象幸福。让孩子愿意去努力追寻更美的明天,忘了生活里的烦恼。

不要以为孩子没有烦恼,只是他们不愿意告诉你。

读书是辛苦的,读书还颇为枯燥。

偷点时间,读点童话,没什

么不好。

和童话里的小精灵们说话,和他们一起,到无边的田野,拾起阳光碎片,捧回家,放在写字台上,写作业时,一抬头就能看到。

爱童话的孩子很多爱幻想,喜欢静静听音乐,静静学习,写起作文来,感受着时间在笔下流淌。

我写童话时也常想像着自己的书被喜欢童话的孩子捧在手上,是怎样的场景。

孩子们经常对我说:“老师,你多写点童话!”

我也会对他们说:“下次看童话别影响学习,不然家长有意见的。”



## 梦升起的地方

文/凌久勤

现在,我的口袋里东西异常的少,身份证、借书证而已。

身份证是很基础的东西,用来证明我的合法存在;而借书证则是更重要的心爱之物,提升自我、发展自我主要靠借书证。

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到图书馆借书看书了。解放桥边古运河畔,一个又一个清晨和黄昏,晨钟暮鼓,我从青涩到知天命,从蹦蹦跳跳到步履平实。图书馆,成了我生命的驿站。在这里,我读书,我写作,我的文学梦从这里升起。

去年九月,我参加市民防局和镇江日报社主办的民防记忆征文征图活动——按理来说,我是最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的,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,我曾经在民防局下属的某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两年,全程参加

了南门大街地下人防工程的建设、管理和运营,同时负责新闻报道工作,并在《镇江日报》发表了相关消息和图片。问题是,因为年代久远,当时所有的资料包括报纸、图片都散佚了——写这个文章就成了无米之炊、无源之水。

这时,我突然想到,镇江图书馆是不是还保存着当年的报纸?

于是,我给图书馆打了电话。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,图书馆有上世纪90年代的《镇江日报》。由于我只记得是1993年夏天发表的,她很热情地表示,会把六七八三个月的《镇江日报》准备好,让我第二天去查阅。

第二天上午,我来到图书馆。她果然已把三个月的报纸放在桌面上。经查阅,我找到

了那张报纸:那是1993年7月9日的《镇江日报》。一晃已是25年过去了,看着泛黄的报纸,我有种想哭的感觉。

摘录,拍照,然后完璧归赵。看着她用手推车把报纸推回资料室,我非常感动。她告诉我,图书馆正在开展历年报纸电子化的工作,即通过扫描,把报纸存入电脑,实现电子化,以后查档就很方便了。

后来,我写的征文《南门大街人防工程——镇江平战结合的典范》荣获三等奖。我想,在这背后图书馆功不可没呀。

现在,我依然一有空就去图书馆,在这里,我的文学梦依然在生长。